誰能不與草木同腐？--倡導生命教育，教育人員要有信心、定力與風骨

何福田／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任

前言

以前的人，為什麼在「千夫所指」之下，就會慚愧得「無疾而死」呢？一言以蔽之：有羞恥心。不過，古人也太多「恥」了，連隨口說些無法兌現的話都覺可恥，如：子曰：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。」（論語・憲問）、子曰：「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。」（論語・里仁）只是「膨風」一下就覺得丟人，難怪做了壞事就會自己羞死。

時代不是不能變，但沒有理由只能往壞的方向變！假如不幸時代變壞了，我們更沒有義務只能接受而視為當然。我們是可以出點力氣改變它的。清朝大儒（中興名臣）曾國藩（1811-1872）說：「風俗之厚薄奚自乎？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！」意即變好（厚）、變壞（薄）皆從一二人開始。這一二人可以是您跟我。常聽許多人說：「時代潮流走到這麼壞的地步，一二人無能為力。」抱持這種觀念的人，好的「獨善其身」，遁世自修去了；壞的「沆瀣一氣」，不「壞」白不「壞」。總之，讓社會繼續沉淪，不知伊于胡底。要是幸而有曾國藩所言一二仁人君子，出而「力挽狂瀾」，欲引潮流於正途，則被譏為有如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所寫小說，不務實際，只愛幻想的「唐吉訶德」（Don Quixote）一般。不僅不獲支持，且被視為食古不化的「瘋子」。

近十幾年來，常見媒體報導：菜農不敢吃自己種的菜，卻昧著良心賣給屠夫吃；屠夫不敢吃自己家裏的死豬肉，卻昧著良心賣給菜農吃。其他人則知道得愈多，能吃的東西愈少；知道愈少的人，則吃盡人家不敢吃的東西。社會充斥黑心物品，每個黑心物品製造商都自以為聰明，可以愚弄別人，殊不知自己愚弄別人一種東西，卻被別人愚弄一生一世。

由此可見，假如大家只顧私利，甚至不顧「天良」大賣黑貨，其結果是大家難逃浩劫，死於非命。可惜這世上自以為聰明的人太多！譬如社會上永遠存在著三種人：第一種是最少數的煽風點火之壞人，就是渾水摸魚、趁火打劫的壞蛋；第二種是比壞人多一點的捨身救火之好人，從捨身取義、毀家紓難到終生義工；第三種是最大多數的隔岸觀火之自以為聰明人。一惡人縱火，需幾個善人滅火，且未必奏效，大多數的「聰明人」若不施援手，及至風助火勢，燎原不止，結果三種人皆為祝融吞噬，最後才發現隔岸觀火愚不可及（何福田，2002，pp.75-76）！

社會多元，價值錯亂

社會應該多元，價值不該錯亂。可是現在我們的社會確實多元化了，而我們的價值觀也亂無章法了。對於價值錯亂的問題，這種現象不應任其擴散，亟須設法矯正，更不該讓其亂到谷底，再盼其自然爬升。因為我們不能忍受這段沉淪的痛苦，我們不願付出可以避免而未能避免的慘痛代價。一塊只有幾斤重的石頭，當其剛剛從山頂往斜坡滾落時，尚可輕易阻擋，此時若不出手攔阻，任其繼續滑落，不多時，在等加速度的常理

下，幾斤重的石頭就會變成千百斤重的殺人武器，誰去擋它，誰就倒楣。因此，今天不救，明日後悔。

在我們社會一元化的時候，價值觀念也趨於一元化，因此，沒有價值錯亂的問題。當時人們知道什麼可做，什麼不可做。縱然也有少數人做了不該做的事，畢竟社會各界都會同聲譴責，而違法亂紀者也會在「千夫所指」之下，「無疾而死」。現在我們的社會多元化了，價值觀念也跟著多元化了，一般人誤以為各有各的行事準則，不再有共同遵守的規範。於是人們逐漸不關心本行以外的人在幹什麼，不關心他們所做所為是否符合是非、公義？洵至社會喪失價值標準。因此，路見不平，無人願意伸出援手，任惡人胡作非為，直到有一天，自己受到冤枉，才呼天搶地，抱怨無人聞問，歎息人間無情！

社會不會自己由一元變成多元，其過程乃由最早的「一二人」不斷倡導，逐漸擴散，再加上政治、經濟、教育等各方面的推波助瀾，社會多元的觀念終告確立。依照我們近期經驗，我們教育大眾，使社會快速趨於多元，可惜的是，我們沒有同時教育社會大眾，在多元社會中仍有應該共同遵守的社會價值，比方誠實、寬容、是非、公義。今天，社會多元，人們眼界擴大，但視而不明，「各家自掃門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」的心態，比以前更為嚴重。見人作惡，佯裝未見，及至被傳作證，猶無勇氣伸張正義，抱持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」的欺善怕惡態度，讓受害人冤沉海底，姑息歪風瀰漫社會。

談到「姑息」，近代學人陳大齊（1886-1983）先生在其所著《平凡的道德觀》一書中，談到「愛護與姑息」的形似功異，剖析美德與惡德的分別，似可糾正今人錯把姑息當愛護的誤謬，他說：

> 試以管教子女為例。愛護者對于幼稚的子女，饑則親手餵以飲食，寒則親手為之添衣，及其稍長，力能自飲自食，自己更換衣服，則責其自理，不復代勞，以逐漸養成其不依賴他人的習慣。子女需索金錢，必詳詢其用途，用途正當，則酌量其所需而與之，用途不正當，則拒而不與，且為之說明其不與的理由。子女有過失，出於無心或初犯，則溫語告誡其不可再犯，出於有意或累犯，則嚴詞斥責，並施以相當的處罰。姑息者不但對於幼稚的子女，為之餵食，為之換衣，對於力能自食自換的子女，猶必餵之衣之，唯恐子女多所辛勞。子女需索金錢，不問其用途如何，有求必應，甚且所與超過所求，以供其揮霍，以增其歡樂。子女有過失，無論大小，不僅曲為原宥，且多方安慰，唯恐其有損愉悅。子女與他人爭吵，不問曲在何方，只知迴護子女，以助長其聲勢。故以愛護態度管教子女，可能養成其自尊，以姑息態度管教子女，必且養成其自大，一得一失，相距甚遠。（陳大齊，1981，pp.128-129）

今天社會價值錯亂，影響所及，就是道德淪喪，苟不立即撥亂反正，任其姑息養奸，則國家危矣。國父　孫中山先生曾言：「有道德，始成國家」，如果大家不重道德，無是非之心，無廉恥之行，國家危在旦夕。

撥亂反正，為民先鋒

社會價值錯亂，倫理道德淪喪，教育工作人員固然不必獨攬罪責，不必接受一般人動不動就把社會所有亂象都歸為「教育失敗」，但我們也無法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。

誰都有權利抱怨，您我教育工作人員難免也有牢騷，但牢騷、抱怨之後，不要忘了我們還有正事待辦，我們的正事就是撥亂反正。

我們既然未能發揮「未雨綢繆」的教育功能，沒能導社會於正途，假如又不能做點「亡羊補牢」的工作，那麼我們教育人員尚有何存在的意義？

首先，我們要對教育具有信心。教育對個體的影響力是很大的，其力量之大小決之於教育人員對教育了解的深淺與執行力的強弱。這就是教育人員對教育的知行問題。有時看不出教育能發揮什麼功能，這可能是教育人員對教育的理論與實務沒有足夠的體認，或者空有認知卻執行不力所致，非教育本身的問題。假如教育人員對教育失去信心，教育便真的不能發揮功能。只有大家愈是用心研究教育，就會愈對教育產生信心，教育就愈能展現其威力。

其次，我們不能因為社會亂象而動搖我們的定力。每個從事教育工作的人，都有或多或少的使命感，視教育為志業而欲為教育付出心血，甚至奉獻生命。社會愈混亂，道德愈淪喪，就是教育人員更應該挺身而出的時候。教育人員可不能專挑便宜事情幹，比方只能教「英才」才會快樂，只有豐厚的待遇才願傾其所有，點化眾生。否則就抱「一分錢一分貨」的態度叫價出賣其知識。教育人員必須在「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」的時候，顯現其志節堅貞的定力。

再其次，我們應該在亂世展現教育家的風骨。教育人員皆知「師道」為何物，雖然也有體悟深淺的不同，然而大概都能看重師道，即使教育已經淪為行業，也還應該有其行業倫理。因此，教育人員不應該隨俗浮沉，既不能導社會於正途，甚且沾染社會惡習，將風骨秤斤論兩賤賣。尤其教育人員更不能像變形蟲（amoeba），不僅形象百變，而且沒有脊樑。教育人員沒有風骨，通國之內，更無人可以期盼矣。

結語

教育人員也是社會群體中的一種人，對於社會百態同樣有感受、有感慨，尤其當社會價值錯亂，是非正義不明之時，教育人員也會抱怨發牢騷，當此其時也，最容易自暴自棄，動搖信心，摧毀定力，鄙夷風骨，一反昔日愛惜羽毛的自重感而將理想毀於一旦。能像宋末名臣文天祥（1236-1283）那樣堅定志節，常存浩然正氣，展現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（文天祥・過零丁洋）的氣魄者畢竟稀少。就連唐朝大詩人李白（701-762）酒仙，也不免在感嘆舉世滔滔，懷才不遇之時，借酒消愁，發發牢騷，說什麼「古來聖賢皆寂寞，唯有飲者留其名」（李白・將進酒）這種自我解嘲的無奈（呂自揚，1993，pp.150-151）。

近十數年來，朝野皆對「生命教育」寄予厚望，學校則對學生大談生命的意義與價值，企圖改善社會風氣，糾正物慾橫流的亂象，建立多元社會健全的價值體系。此一「厚望」能否實現的關鍵在於教師。如果教師本身不相信教育能改善社會亂象，對教育失去信心，則其努力倡導「生命教育」只是口是心非，感動不了人的無聊舉動。如果教師本身不能為理想奮鬥，沒有為教育奉獻心力，沒有此志不移的定力，隨風飄走，遇雨溶化，生命有何意義與價值？尤其在社會價值錯亂，人們無所適從的時候，如果教師不能為學生指出一條明路，猶讓是非善惡存有模糊的空間，不敢是是非非，反而踐踏「風骨」、鄙棄「風骨」，如此身教，怎能寄望學生具有是非觀念？怎能期待社會肯為公義獻身？因此，教育人員的信心、定力與風骨，決定教育的成敗，決定社會「風俗之厚薄」，人生自古誰無死？誰能不與草木同腐？當我們在倡導生命教育的同時，怎能不為自己的生命尋找一條最有意義的出路？教育人員大家一定要互相勉勵！

參考文獻

呂自揚（1993）。《歷代詩詞名句析賞探源》。台北：河畔出版社。
何福田（2002）。《教育的春風秋雨》。台北：心理出版社。
陳大齊（1981）。《平凡的道德觀》。台北：中華書局。